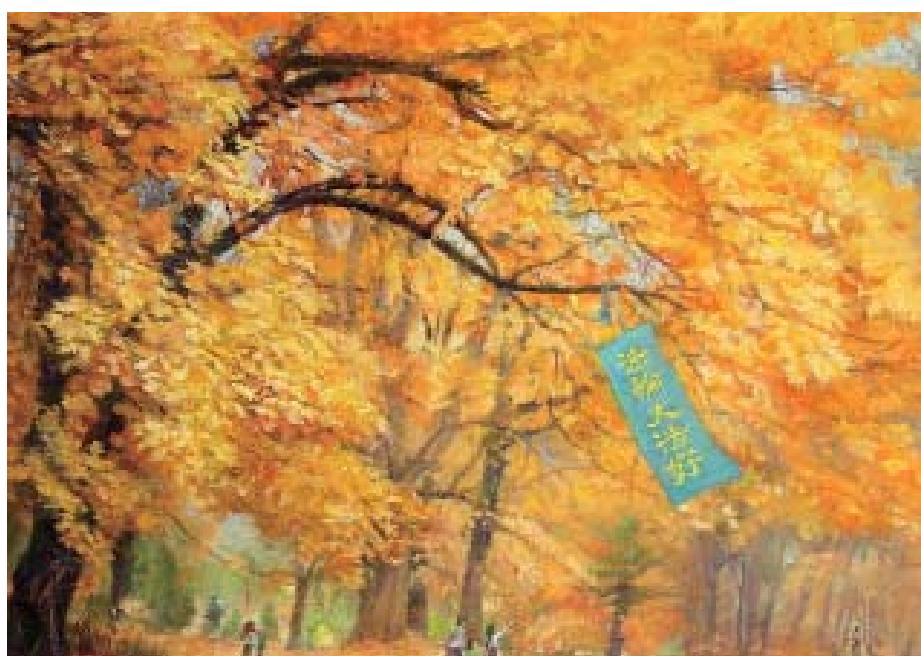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油画：公园胜景

作者：正扬

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3）

2016年5月26日

详细内容

- 庆祝第十七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1
- 【庆祝 513】在大法中修出一份坦然自在
- 【庆祝 513】说说我经历的两次裁员
- 【庆祝 513】类风湿痊愈 农家感恩法轮功
- 【庆祝 513】恨与怒消散 转为敬佩和自豪
- 【庆祝 513】碾烂的腿无需截肢了
- 【庆祝 513】“她是真正修佛的”

【庆祝 513】在大法中修出一份坦然自在

文：东北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到今年一月修炼整二十年了。一支拙笔不足以表达出我所感受到的大法的纯正、博大与美好，在此，仅分享几个得法初期的小故事，提醒同修和自己修炼如初，勿忘精进。

在吉林大学南区炼功点

得法时我二十二岁，是吉林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当时吉林大学南区炼功点在萃文楼侧门，我初到那个炼功点时，正值寒冬，气温零下十几度是常有的事。谁都知道门旁和台阶附近暖和避风，可是没有人去抢占有利地形，辅导员和老学员们都把好位置留给新学员。有时新学员来炼功忘了戴手套，老学员见了立刻脱下自己的棉手套给他们戴上。一个为别人着想的环境，让人轻易的感受到了这个群体的与众不同。

那时南区炼功点的学员早晨集体炼一小时动功，晚饭后炼四十分钟抱轮，晚自习结束后有同修在炼功点炼静功，同修们都很精进。我在修炼前是个娇气、爱挑剔、怕吃苦的人。有时想偷懒多睡一会儿，就梦见辅导员站在雪地里炼功，醒来后惭愧的告诉自己以后可不能偷懒了，懒惰也是魔性。

四月的长春常常有大风天，有时感觉在这样的天气里炼功比冬天还难坚持。风把沙子吹起来，打在脸上，齿缝间好像都进了沙子。有一天晚饭后，我看着被大风刮的昏黄的天，决定原谅自己一回，就不去参加炼功了。不一会儿，住同一楼层的同修来敲门，说：“我们一起去炼功吧。”我说我不去，让她自己走了。没到两分钟，又有个楼上的同修来敲门，说：“咱们一起去炼功吧。”我就笑了，看来是师父让我去炼功。我和这位同修一起迎着风沙从宿舍楼往炼功点走，遇到了一位湖北籍的本科生小同修，我说：“看看我们长春的飞沙走石，哪有

点儿春的样子，更别说长春了。”小同修笑道：“你不知道，我还羡慕你家在长春呢。这儿是大法洪传的地方，将来会成为圣地，全国各地的人都要来长春朝圣呢。”听同修一说，我才意识到数我悟性差，三个人一起有说有笑的去炼功了。

还有一次晨炼时，刚炼到头前抱轮，录音机的电池就没电了。辅导员说：“大家继续抱轮，我来喊口令。”那天炼功的感觉，特别宁静祥和，仿佛时间凝固了，我们身在一个超离尘世的美好的空间里一样。炼完功，辅导员笑呵呵的告诉大家“今天每个人抱轮时间都超过了一小时。”同修们也都笑了。

当时的年轻弟子们大多很率真，遇到什么关了，做错什么事摔了跟头了，有什么新的体悟了，就原原本本的说出来，没有常人式的遮遮掩掩和文过饰非。看到同修有执着了，也直截了当的指出，被指出问题的同修也坦然接受，在我们学法小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可以敞开心扉的踏实、自在、愉悦、坦荡。

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可能都有过“说者无心，听者受益”的经历。比如有一次，有位同修谈到自己对“一心不乱”的理解，说：“咱们学法的时候就一心不乱的学法；学常人知识的时候就一心不乱的学习；吃饭就一心不乱的吃饭；干活儿就一心不乱的干活儿。能做到这样多好。”他说这番话时，慢慢的，语气平平淡淡的，神态十分祥和。当时在座的有性格急躁的同修，有正为一些事心绪纷乱的同修，都表示这番话提醒了自己，这正是自己需要好好修的地方。

还有一次，一位女同修遇到一件被领导要求作假的事，表面上看好像不作假怎么也过不去了，她为要不要说谎而挣扎不已。到学法小组来讲了这件事，马上就有同修背出了师父的讲法：“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1] 其他同修也交流了自己坚持做到“真”而魔难自退的一个个生动的实例，这位女同修坚定正念，信心

满满，一身轻松的回去了。不久传来消息，领导那儿不需要她跟着作假了。

我们这批大法弟子得法时正年轻，大多不是为了祛病健身，而是觉得这个法纯正、美好，法理让人服气才走入修炼之门的。同修们在学校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同学中口碑很好。我当时给我同学的印象是纯净，总是笑眯眯的，走起路来特别轻盈。他们告诉我：“本来几个人正说着一件黑暗或者不好的事儿呢，你一进来就都改变话题不说了。”

我们宿舍三个人，两个人修炼。不修炼的那位也跟人夸：“我们这屋场好。”同学里看过《转法轮》的占大多数，虽然大多没有走入修炼，但都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没有走进来的原因一般是因为觉得这个法要求太高，或者放不下执着，没有说这个法不好的。

在文化广场炼功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三月，我完成了硕士阶段的学业，留校当了一名老师。由于家不在南区，也告别了曾经给予我许多美好的吉大南区炼功点，成为文化广场炼功点的一员。那时大法在长春已经弘传甚广，早晨的公园、广场、桥畔和街角，处处可见大法弟子炼功的身影和祥和的面容，让人觉得在一个功利浮躁的时代，还有这么多人踏踏实实的在做好人，长春真成了一个春城，这个社会也有希望了。

文化广场的炼功点，平时参加晨炼的人数在三、五百人左右，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举办大型集体炼功活动时就更是蔚为壮观了。每天一早，都有学员把炼功点和周边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早来的学员安安静静的打坐炼静功，集体炼动功的时间一到，大家都站得整整齐齐，炼完功之后连一片纸屑也不会留下。

有一次我到炼功点的时间略早，正赶上几位同修在打坐，

庄严祥和，让人心生敬意。有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在附近玩耍，又跑又叫的很吵，几位同修稳坐如山，好像丝毫不受干扰。一个孩子跑着跑着，竟不小心撞到一位老年同修的怀里去了，只见老同修不急不躁的把这个孩子扶正，慈爱的笑了笑，继续稳坐入静。这位老同修原本是一头白发，后来从发根部位齐刷刷的长出黑发来了，人人称奇。

我的学法小组就在文化广场附近。来学法的人有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师，有工程师、医生、退伍军人，有厅级、处级干部，有工人和家庭主妇。这里没有社会等级之分，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记得有位老阿姨在学法小组讲述了她遇到的一件事，同修们听了纷纷赞许。那是深秋季节，很多人家习惯买一些冬储菜。这位老阿姨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位老人自行车后座上带的一大捆葱掉下来了，连忙赶上去好意提醒，并帮助那位老人把葱扎紧捆好，那位老人也表示了谢意。这时那位老人的妻子走过来，不由分说的大骂我们这位同修阿姨，骂的话还特别难听，引来不少人围观和议论。同修阿姨礼貌的解释了两句，那人不听，阿姨就在叫骂声中骑上车继续往前走。她说：“我骑车过桥以后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到小组来听到大家说过关，才又想起来。”

小组里的同修一起交流说，这种好心助人反而莫名其妙挨骂受辱的事，不少学员遇到过，也忍的住，因胸怀宽广，遇事时心不动，事后不觉委屈，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正如师父所说的：“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2]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无怨、无恨、以苦为乐，那连当善者都还不够格，离法的要求差的还太远哪。

我们学法小组里有位电工，初来小组时身体虚胖，走路都

喘，说话也有一点粗鲁。据他自述，他在修炼前不仅钓鱼还电过鱼。有一次和妻子吵架，盛怒之下竟然把怀孕的妻子打流产了。修炼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和气的待人处事，为别人着想，家庭和睦了。从一九九八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前，短短一年半时间，我们是眼看着他脱胎换骨般变得健康结实、文明和善，都赞他修的扎实，被法熔炼成了一个超级善良、实在的好人。“七·二零”后吉林省各地同修到省政府上访，我们还在商量着本市同修怎么给外县同修提供实际帮助的时候，他已经回家煮了几锅鸡蛋，送到外县同修的手里了。

我们觉得我们的学法小组真是一片难得的人间净土，人人都很珍惜这个环境。

在法中修出一份坦然自在

一九九九年三月末，我参加了华中一所名校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在整个备考和考试期间，我没有感到过压力，用从法中修出来的超然心态从容以待，轻松拿下了本专业第一名。后来我才知道，有的同学是在考试前十天就在校内最好的宾馆订了个单间，全力以赴备考；有的同学事先到导师那儿走门路；有的同学在考试前压力大到整宿失眠；有的同学紧张到面试时头脑一片空白，等等。而我考试期间住在外校一个简陋的招待所，考试之余就帮同屋那位山东女孩准备她的硕士论文答辩，向她介绍我们修的大法，还和她一起到我报考的这所学校的学法小组参加了一次集体学法。有人羡慕我心态好，举重若轻，我知道其实是大法好，赐予了弟子一份不执于名利的坦然自在。

在华中读博时，这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常常是我在帮助和照顾别人，因此人送外号“圣女”。有一次晚自习后和室友一起从教室回宿舍，室友穿的少了，一出门就打了个寒噤，我很自然的脱下厚外套披在她肩上，自己只穿一件羊毛衫。教室和宿舍之间有十多分钟的路程，我走着走着，就感到后背上有个大法轮在旋啊旋，暖暖和和，舒

舒服服的，知道是师父时时呵护着弟子，心里感恩师父。室友问我：“你自己不冷吗？”我据实相告，她也很叹服。

她有位熟悉的朋友是他们市里握有实权的官员，这位官员来学校看她时，她特地告诉这位官员：不要参与镇压法轮功。因为她和一位法轮功弟子同室相处了这么久，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再也找不出像法轮功弟子这么好的人了。

协警说：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们师父

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长春插播壮举之后，江氏集团在长春展开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抓捕，疯狂报复，我也被绑架到派出所。虽然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发正念帮助之下，不到一天时间走脱，但也从此失去了在吉林大学的教职，中断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业，离开了长春。在被非法抓到派出所时，我曾劝一位年轻的协警好好去找个别的工作，他悄悄对我说：“我现在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们师父了。有这么多教授、博士当他的弟子，宁可失去前程，失去一切，都不肯说他一句不好，这位师父得有多了不起呀！”

想说的话很多，篇幅所限只能写到此了。

法轮大法受迫害十七载，我们亿万大法弟子所忧心的，并不是自身名利受到的损失，而是在谎言和欺骗、暴力的统治之下日益滑向堕落的世道人心。中土本是神所眷顾的地方，现在却连最基本的食物、水和空气都已不再安全，很多人已经没有了道德底线，中国社会正蜕变成一个互害社会。只有我们知道，如果当初这场迫害没有发生，今日的中国社会将是怎样一派安宁和平、有礼有节，繁荣而有德行的景象。大法弟子们还在不懈的讲真相，师尊还在以无比洪大的慈悲为众生承担和付出，也希望可贵的中国同胞们，好好珍惜，了解真相，莫错过这万古机缘。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境界〉

【庆祝 513】说说我经历的两次裁员

文：大陆大法弟子

我在一个国营企业担任统计、出纳工作近十五年，在这期间经历了两次裁员，一次是我修炼法轮功之前，一次是炼功之后，同样一件事，但对待问题的心态、行为却截然不同。

第一次裁员——把争斗当作福

九四年单位第一次裁员。我为了能留下来，采取了和领导拉关系、套近乎的手段。在此作用下我如愿以偿得以留下，不但工资增加了，在同事中成了“强者”，心里沾沾自喜，根本不会去想被我“竞争”下去的人的感受，认为一切都是正常。而下岗的那个老会计却突然得病死了，我还感叹人生的短暂、无常。

留下来后，我又管现金又管帐。在世风日下、道德下滑的环境中，在缺乏监管与利益的诱惑下，我还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得了不该得的钱和物。然而，我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经常头晕、想呕吐、厌食，脸色灰暗，精神颓废，去医院查出得了乙肝，还有胃病、妇科病，常常是硬撑着去上班。

两年后，总厂要求加强财务管理，各分厂会计、出纳要配齐，就调来了一位会计专业毕业二十出头的姑娘，叫小林。也许是上苍看我可怜，本性尚存，毁之可惜，是她的到来使我的生命得以转机。

她勤奋、善良，无怨无悔地做很多事。冲着自己是老的，我把事都推给她做，她总是乐呵呵地接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还经常打扫所有的办公室。可是我还看不惯，认为她是在使心计，做给领导看。

有一次我又头晕，浑身无力的趴在桌子上。看到她整天精

神饱满的样子，心想她是否参加了什么体育锻炼，否则怎么这么好的气色，为了证实一下，我问她：小林，你早上锻炼身体吗？她说：炼法轮功。我说：你也教我炼吧，你看我身体这样，实在太难受了。她马上教我炼第一套功法。我顿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就这样在她的引导下，我开始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道路，那年是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我正好四十岁。

回家后我看了一遍《转法轮》，越看越觉得这书不一般，每次看完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加上每天炼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尽量的按书中的要求从做好人做起，用“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的言行，在不知不觉中以前的病症没有了，甚至都把它忘记了，人变的精神起来，能吃能睡，对食物不再挑剔，食物的冷和热都无所谓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后来我找到了炼功点，通过交流知道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大家都没见过师父，也没有花一分钱学功，只是炼功，按书上的要求为人处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都非常珍惜，这是用人间的物质财富换不来的。师父说：“我们为什么能无条件的给大家呢？就是因为你要做个修炼的人，这颗心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是佛性出来了，我们才这样做的。”[1] 我庆幸自己得到了高德大法。

第二次裁员——顺其自然

几个月后，单位又要裁员，明确的告诉我和小林，你俩人只留一人，理由是会计帐由总厂统一做，各分厂只设出纳兼统计。

这种反反复复的人员大变动，使很多人都积累了保护自己利益不受伤害的经验，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师父说：“现在国内无论国营企业或其它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极其特殊。在其它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种现象，所以在利益上矛盾显的特别尖锐，勾心斗角，为一点小利争斗，发出的思想、使出的招术都很坏，做好人都难。”[1] 真是这样，厂里其它

部门也都在争斗不休，我以前又何尝不是呀！而我和小林都是大法弟子，因为我俩都得法不久，单位的人都不知道。领导都觉得奇怪，别的部门都在明争暗斗的轰轰烈烈，这俩个人怎么这么平静，于是领导首先找到我说：你对这次下岗有什么看法和要求？我说：“你可能不知道，我和小林都是炼法轮功的，我们的师父叫我们堂堂正正的做好人，遇事为别人着想，对这次留谁，看领导的工作需要而定，留谁我俩都不会生气。”领导说：“是这样啊！法轮功？你还是想几天再来找我吧。”几天后，领导看我没找他，又找到我说：“想清楚了吗？”我说：“谢谢领导的关心。我上次说的都是真的，你是承包者，不要考虑我的感受，其实留谁都一样。”领导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不再说什么了。

几天后，领导决定留下小林，我心里还是很平静，好象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可是有很多同事不相信是真的。有人问我：“你这次是怎么啦？搞不过一个新来的？你随便活动一下就能把她搞下去。”另一位说：“你别看她不起眼，手段还厉害着呢！”我笑着说：“你们不知道，我和小林都是炼法轮功的，在利益面前都不会去争了，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次她也没有找关系，是领导根据需要决定的。”

大家还是不太理解的看着我。

因为我事先有思想准备，知道修炼要过关、有考验。我想这关算过了，心里还是很平静的。

可是事情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内心深处、生命的微观中没有修去的执着，一旦被触动就会表现出来。要离开单位的那一天，突如其来 的孤独感、失落感、爱面子的心使我不想见任何人，生怕有人问起下岗之事，更怕看到同情的目光，好象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前几天那种堂堂正正、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荡然无存，心里在盘算着什么时候离开才没人看见，午休的时间应该是最好的时间。

我不动声色的挨到中午。当我拿起大包小包刚走出办公室，就碰到了最不想碰到的人，就是上次说我的那个女同事。她好象发现了一件多大的事一样，惊讶地说：“啊！你就这样走了？我心里都不服气。”这真如师父说的：“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1]被她这样一说，就象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一样，又好象丢失了一件贵重的东西一样，胸口发闷，嘴里还在应付她说：“没什么，没什么……”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她好象知道我心里不舒服，就说：我帮你拿东西，送送你吧。我说：“不用了，你回去吧，没事的。”她已经听到我的哽咽声，我强行不让她送，不能让她看到我流泪，她也意识到了，就长叹一口气站在那不动了。我连“再见”都不敢说，加大步子走出了厂大门。

一出大门我再也忍不住，站在厂围墙外哭起来，心里想着：在这里工作了近十五年，几乎是天天早出晚归，比在家里的时间都长，这里的人、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难以割舍，说走就这么走了？恋恋不舍的看着厂大门，心里非常难过。

我猛然的想起，这不是在过关吗，怎么哭起来了？这是预料之外的考验，我意识到了这是在过情关，人间处处都是情，修炼的人要用慈悲代替情，慈悲是无私的、表里一致的。暴露出来我就要修掉它，我对天空说：“师父！对不起，我会做好的！”顿时象卸了重负一样的轻松，到了家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过年时领导给我打电话拜年，并说：“对不起！”几个月后另一分厂厂长叫我去上班，我说：“不要为了帮我，把别人辞了，那样的话，我不会去的，只是谢谢你的好意。”他说不光是帮我，是有其它原因。我说：“我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因为我而难过。”他说那会计做假帐被发现了，不能再用了。这样我又开始上班了。

虽然当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只有几个月，但大法博大精深的

法理，真正的能从内心深处改变人，使人心向善，处处为别人着想。这样好的大法，对我们的社会、单位、家庭和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注：

[1] 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

【庆祝 513】类风湿痊愈 农家感恩法轮功

文：山东大法弟子

我是中国山东烟台农村大法弟子。我们农村人是靠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维持生活的，哪怕很微薄的收入也得付出辛苦的劳动。就这样，劳累中丈夫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四肢疼痛，不能干任何体力活儿了，有时连炕都上不去，下不来。不能干活就没有生活来源，日子过得很艰难。

几年过去了，丈夫的身体更不好了。有一次发烧了，感觉好像是感冒，就到村医疗室输液，但不好使。村医生没办法了就建议我们到市医院去治疗。在烟台毓璜顶医院做了各种检查、拍片，医生说丈夫的肝不好，被各种类风湿药伤害得很严重。肝不行会死人，必须保肝，就建议我们到烟台市治肝效果最好的传染病医院治疗。

在传染病医院治疗几天，丈夫高烧不退，医生对我说，“你丈夫的病不是好病，怀疑是白血病。”的确，他住院四、五天了，越住越坏，饭都吃不下了。这时医生给我们介绍说，烟台山医院有一位治肝和类风湿效果很好的主任医师，可以请他给看看。

这位烟台山的主任医生看完丈夫所有的化验结果和片子后，也怀疑他得的是不好的病，让回去做骨髓穿刺。

在各个医院转了八天下来，丈夫的病没好反倒加重了，传染病医院又把我们推给了毓璜顶医院。这时丈夫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瘦得皮包骨。经过了各种检查、骨髓穿刺等，最后否

定了白血病，可高烧还在持续。

过了几天丈夫的腋窝、股沟和脖子上都能摸到一些淋巴结，医生就怀疑是淋巴瘤，就从他脖子上切了一个淋巴瘤去化验。化验结果出来了：不是淋巴瘤。这时高烧还在持续，医生们束手无策。

人们都在背后议论说，这人不行了。

实在没办法了，医生们让丈夫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治疗。就这样，在烟台住了二十多天的院，花了五万多元钱，人被治的不行了，我们决定回家。

出院的当天晚上，丈夫高烧到四十二度，浑身疼的受不了，要想活动一下，只能一点点地慢慢地把他扶起来。他的头发也严重脱落，脚肿成黑紫色，鞋都穿不进去了。

我修炼大法这么多年，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大法祛病健身的奇迹，可丈夫就是不相信，把医院当成救命的唯一依靠。

眼看没办法了，我就跟他说：“你看你都这样了，咱花钱受罪医生也找不到病因，去北京咱现在也凑不到钱，不如你跟我一起学法轮大法吧。你住院的时候，医生说你可能是白血病，又说可能是淋巴瘤，我当时就求师父慈悲于你，不要出现那些不好的结果。这不都否定了吗？现在咱只有学法轮大法这条路了。”

这时丈夫总算同意了。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念《转法轮》给他听，天天念。第二天他的高烧就退到三十九度，第三天三十八度，第四天便是三十七度，正常了！我们都非常高兴。在医院把人治不行了，回家只学了四天《转法轮》高烧就退了，这不是奇迹吗？太奇了！北京也不用去了，不用到处借钱了。

第八天，丈夫从脚趾头开始消肿，一个月左右，脚全部消肿恢复正常，说话也有力气了，生活能自理了，情况越来越好。两个月后，所有的病症都不见了。我们全家喜出望外。

一天我陪丈夫到医院办一些手续。一进办公室，给他治疗过的医生们都惊呆了，用手指着丈夫说：“你不是老曲吗？啊？你好？上北京治的吗？到底什么病？怎么治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没去北京，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只四天高烧就全退了；一个月脚肿也消了，现在什么都好了。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其中一位科主任对着我丈夫的主治医生说：“你看怎么样？你把人治得不行了人家回家了，人家炼法轮功只炼了四天就好了。”主治医生说：“妈呀，我真败给法轮功了！”

丈夫说：“我的情况你们可是什么都知道的，没想到吧？现在我这个大活人就站在你们面前。”

和医生们聊了几句我们又来到护士办公室。护士们又是用同样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不是老曲吗？查的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又告诉他们，丈夫的病是学法轮大法好的。护士们同样觉得不可思议，有的说：“法轮功这么好，回去就接着炼！”

之后我们又去了传染病医院。主任看到他也很惊奇，忙问：到底是不是那个病？治好了吗？是到北京协和治的吗？我们告诉他学法轮大法病好的，四天烧全退。主任说：“我也听说过法轮功，都说挺好的，好就继续炼，咱们不就是为了有个好身体嘛。”

丈夫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很多人看到他说，“你都这样了还好了，那是你家大人、孩子积大德了。”丈夫便说，“我是跟老婆炼法轮功炼好的。你们那时谁也没想到我能活下来吧？”

我们全家无比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感恩师尊救了我丈夫的命，救了我们全家！

我没写过文章。这一次把发生在我家的真事写出来，是想让那些被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谎言欺骗的人从我丈夫的经历中了

解什么是真正的法轮大法，不要再被恶党的谎言蒙蔽。这样大家都能够有个好的身体、好的未来。

【庆祝 513】恨与怒消散 转为敬佩和自豪

文：一名大陆大法弟子的丈夫

十几年了，因为妻子修炼教人“真、善、忍”的法轮功而无端的被绑架、劳教、流离失所，我曾经恨过、怨过，对妻子骂过、打过，也曾经因此而坚决要离婚过。但最终我明白了：在强权暴力的邪恶政权面前，如果我把因中共对妻子的无端迫害而带来的种种压力迁怒到妻子身上，那我就是邪恶的帮凶，就是在帮助邪恶迫害好人！

记得妻子第一次被抓后，期间警察让她回家一趟，我又气又恨，冲着她大喊大骂，并当着众人的面打她，就想：她要是不炼法轮功，能被抓吗？她被抓了，孩子谁管？家里的店谁来经营？日子还咋过？把中共对善良妻子迫害带来的压力全都发泄在妻子身上。

还有一次，因为当地警察总上家来找妻子，试图绑架她，不得已，妻子流离失所了。我一个人在家既要照顾几岁孩子的衣食住行，洗洗涮涮，又得照顾店里的生意，我没办法应付，家里的买卖再次被迫停止，没有了生活来源，流离失所又得租房子，又得出去干以前没干过的力气活……，我就觉得这日子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心里又恨又怨，对妻子说：这种日子哪有头啊，不是被抓洗脑劳教就是流离失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也过不下去了，除非你向我保证不再出去，否则就离婚！当时想要离婚的心很坚决，总试着离开那个家，摆脱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那段日子，我经常看着几岁的儿子落泪，因为我舍不得孩子，也舍不得妻子，因为我知道妻子是无辜的，是善良的，并没做违法的事，只不过就是为了坚持她的一个信仰，但我实在

是受不了这种提心吊胆的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尽管妻子没答应我不再出去，最后我还是没舍得离开她们娘俩，心中依然充满了怨恨和恐惧。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妻子多次被绑架和劳教，她一出门我就提心吊胆，所以每次回来我都要大吵大骂，就是要告诉她：你如果出去做大法的事，回来就等着家庭暴力吧！我一再强调，她要是再被抓，立马离婚，以此给她增加压力，让她少去冒险。因为每次出去，都有被绑架的可能。开始时妻子只是不吱声，用无声抵制着我的牢骚和谩骂。再后来她就来劝我，让我不要生气。有一次妻子又回来晚了，我一吵一骂，她哭了，我还以为被我骂哭了呢，她含着泪说：“大法被冤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那么多人不明真相，如果我在家过自己的小日子，在人中我都不是个好人！如果你的朋友被冤枉了或者遇难了，你不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你都不是个好人！”

我被妻子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怒气一下子烟消云散，相反一种敬佩油然而生：是啊，现在的人都自私自利，都想着自己怎样过好日子，哪还有人象法轮功学员这样不畏强暴，不为个人的得失，冒着危险也要告诉人真话的呢？中国老百姓不就是没有知情权，不就是不知真相吗？妻子顶着压力往前走，我就是不帮忙，也不能助纣为虐啊！

那一年冬天，妻子因发大法真相资料而被关押在看守所，我既要打理店面，又要照顾四岁的孩子。那年的天特别冷，晚上关上店门，顶着风雪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往家赶，一边骑一边掉眼泪。既可怜孩子没有妈妈在身边呵护，又心疼妻子，担心她再被迫害……，想想那段日子可真是苦啊！

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我不敢想象那可怕的场面……”，我知道妻子对大法坚信，担心她在劳教所因为不放弃修炼而遭酷刑折磨。果然不出我所料，因为妻子在劳教所不放弃修炼，我多次去探视，警察不让我见她。后来我就不

断的给劳教所的大队长、狱警们打电话、写信，明着是告诉他们妻子脾气很犟，炼了这么多年，不会一下子放弃，得慢慢来，并告诉警察，家人都非常关注妻子，会经常打电话、写信询问妻子的情况，其实是暗示他们不要虐待我妻子。后来听妻子说，虽然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骂，但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比，警察的确不敢轻易动她了，大大的减少了对妻子的折磨。妻子在劳教所只被关押了几个月就回家了，可能是妻子的不放弃修炼和家属的“纠缠”，他们觉得很麻烦吧。

这件事让我想到：如果所有的家属都能站在家人的这一边，尽自己所能去营救、抵制这种迫害，警察真的不敢太嚣张。

还有一次，警察无端的来到家里，要把我妻子关进洗脑班。我急了，大声呵斥他们：凭什么抓人！他们没有理就想强行绑架她。我为了保护妻子，与他们厮打起来，但终因寡不敌众，他们几个人把我摁在地上，强行把我妻子抬走。直到车子开走了，才把我放开。我追到洗脑班，质问凭什么抓人？！他们却回答：“你问江泽民去，江泽民让干的。”

我心里这个气呀，这老百姓上哪说理去？两天后，妻子从洗脑班逃了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她没直接回家。当曾经来绑架妻子的警察一大早来敲门，问妻子在不在家时，看得出来其实他们是心虚的，害怕妻子出意外而担责任。我看到那个警察手指头包着药布（在绑架妻子的拉扯中碰伤的），对他说：“立功了哈！你说，你对一个女人下那么大的力气，那算啥呀？去整那些黑社会那才叫真能耐！”他的脸一白一红很不好看。因为我从来不配合他们，而是站在妻子的这一边，所以当地的警察不到不得已不上我家。

有一次警察想来绑架我妻子，几个人在我家楼下待了几个小时都没上楼，使我有时间有机会将大法书和资料全部转移。自己的妻子自己还不知道啥样吗？如果是真的违法了谁也不敢袒护啊。

前几年有一天，妻子在外面突然又被绑架了，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警察拿着我妻子的门钥匙直接就开门进了屋。其实我平时有脑梗、脑栓等直接影响脑子的疾病，所以平时脑子不好使，有时还犯糊涂。可那时，不知怎么我却异常清醒，当我发现门响时，我就警觉了，我迅速的把妻子的东西藏起来，十几个人扛着照相机录像机开始乱翻。我担心极了，一个是还有一些零散的东西没来得及藏，再一个是因为匆忙，藏的地方并不隐蔽，如果被翻出来，妻子会被诬陷强加罪名的啊。我心想，担心也没有用啊，一切听天由命吧。当时我虽然不会求大法师父保护，但心里想的“听天由命”，可能师父就管我了吧。我藏的东西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可是他们根本没看见。最后他们想把妻子经常用的一样东西拿走，我告诉他们，我会用我的生命来护卫的，如果妻子的这个东西没了，我的生命就没了。他们退却了，这时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过来跟我说，放心吧，我们不会拿走的。他们就真的没有拿走。他们把搜走的东西列了一个清单要我签字，我想妻子从来不给他们的任何东西签字，那我也不签！

我家有个小买卖，因为我脑袋有毛病，反应也迟钝，所以平时全靠妻子撑着。这一下，妻子不在家了，得生活呀，我硬着头皮干上了。平时连打下手都打不明白的我，现在却成主角了。当时脑袋好像一下子没有毛病了，收钱算账什么的还都挺利索。不但没耽误挣钱，买卖还很好。

妻子回来后，邻居对我妻子说，“你不在家，我看他（指我）啥毛病都没有了，反应也不迟钝了。”妻子感慨的对我说，我们这全家师父都管着啊，也是你保护大法资料得福报了。

的确，这些年来，我真是受益于大法了。我以前有肾结石，得过肾结石的人都知道，那疼起来是真要命啊。有一年大年初四犯病了，疼得我一宿没睡觉，一个大男人疼得直掉眼泪，第二天找大夫打了好几天吊瓶，只是稍稍缓解一点，根本就不好

使。妻子心疼的对我说：“只有大法能救你。”让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只有几天的功夫，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就好起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就觉得尿尿费劲，尿道口就象有东西堵着，越尿越细，到了晚上基本就尿不出来了。妻子告诉我默念“法轮大法好”，我没吱声，在心里求师父，我憋得肚子老大，满脸通红，就在我马上要挺不住想去医院的时候，试着去尿尿时就听有个小东西掉进马桶的声音，一看，有一个象玉米粒大小的一块小石头尿了出来。全身立即轻松了。真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我知道，那个石头不是轻易就能尿出来的，有的人花了很多钱去医院碎石，打碎的石头拿不净，即使拿净了，还会再生，不长时间还会再犯的。而我从那以后肾结石就彻底好了，至今十年过去了再也没犯过。

看看我身边的人，年老的、年轻的，一有病就得去医院，钱没少花最后很多人病也没好，有的年纪轻轻的说走就走了。跟他们比，我就太幸运了，总感觉师父在管着我。虽然至今我仍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我内心非常支持妻子修炼。妻子有时很忙，我就尽量多干活，让她腾出时间多学法。妻子背法，我就帮她看着有没有错的。妻子拿的带字的钱，我就拿出去花，有时买东西人家说，你这钱上怎么都带字啊？我说，花带字的钱好啊，我特意换的，好好看看吧。妻子讲真相我也配合帮她讲，有时说一句：“退了吧，我们都退（党）了！”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妻子没在跟前，我跟朋友一讲，朋友就退党了。

妻子从开始修炼到现在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她身体健康，从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没因为身体不好花过一分钱。家里发生矛盾她总是让着我。她每天要照顾家，照顾孩子，要挣钱，要起早炼功，又要看书学法，还要做一些大法的

事。为了挤时间，她每天只睡很少的觉。根本不是中共造谣宣传的，说什么法轮功修炼者不管家，不管孩子。

妻子只是无数法轮功学员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们只是一个善良的修炼群体，而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使无数和我妻子一样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遭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

去年全国兴起控告江泽民大潮，我也毫不犹豫地举报了江泽民。就象新唐人电视台评论员说的，人类这样的一个首恶，不能让它悄无声息的死去，得让所有善良的人都能看到这个恶贯满盈的恶棍接受它应有的审判，昭示天下“善恶有报”的天理！

多次，我也想走入修炼，可是总是下不了决心，觉得自己很难做到。我体会到，修炼法轮大法看着简单，其实要持之以恒的做到可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从心里佩服妻子，佩服她坚定修炼二十年不改初衷，佩服她对人善良、宽容，貌似柔弱但内心刚强。法轮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肤色、不同族裔、那么多高学位、高地位的人都在修，妻子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我为妻子是大法弟子而骄傲，我为妻子是大法弟子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庆祝 513】碾烂的腿无需截肢了

文：哈尔滨市大法弟子

二零一二年，我儿子在黑龙江大庆市一个水泥板场包了一项工程，领着七十多工人施工，每天很忙。五月份的一天，他忽然打电话给我让我尽快赶到他的工地。我心里一惊，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也不说，只说越快越好。

第二天我坐早班车赶到了大庆市。儿子到车站接我，我看他好好的，心放宽了许多。我们一边走他一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工地有一位农民工，姓曲，是做构件保温的。昨天在撤大

苦布的时候用力过猛，滑倒在龙门吊行走铁轨上，一条腿被正在行走的龙门吊铁轮子碾轧后并向前推进，腿上的肉被车轮全都碾压碎了，露着白花花的骨头。当时在场的农民工都说，人捡条命，腿是保不住了。送到医院大夫检查完说：只能截肢，伤口面积太大，没有治疗价值。要是不赶快截肢，四个小时就会开始感染，那样就要高位截肢。

我儿子一听吓坏了，赶紧从大庆总局医院把老曲转到了大庆市总医院。那里的医生检查后也说：立即上手术台，从膝盖处截肢，否则后果严重。由于家属没到没人敢签字，所以把伤口处理完，等家属到场，明天手术。

我儿子说：如果截肢他得养活老曲全家一辈子，那也做不到啊。如果感染了，最后还是高位截肢。我说水泥板场应该负责呀，他说签合同就写着出现伤亡事故由乙方负责。实在没有主意了，所以给我打电话。

我俩急匆匆赶到大庆总医院。到病房一看，此人四十多岁，体质健壮，他的腿正在疼痛中，上身不停地晃动，脸色灰白，腿上挂着引流瓶，血水不断地往下流。我问了他的姓名后，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能帮你保住这条腿，就看你的决心了。”我问他入过共产党、共青团和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红领巾，也入过团。我说：“告诉你个天机，你从心里对神说：‘我要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过去举手发过的誓言都作废。’你愿意退吗？”他有些犹豫，当时病房里还有其他患者，他有点害怕。我说：“你都这样了，搞不好就成残疾人了，你的后半生怎么过？你若要腿就不要怕。你退出来你的腿就能保住。共产党可保不了你的腿，也不能保你的命，你退出来看看，或许很快就能出现奇迹。”

他听了后点点头，说：“行。”

我又告诉他：从现在开始在心里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记住这九个字，要不断地念，神佛就能保佑你，

你的腿就能保住。只要你诚心念，不断地念，神佛就在你身边。

他不断地点头说：“行！”

我们离开医院，我告诉我儿子，你给老曲多买点好吃的东西，好吃的水果，让他体会到领导的关心和热心，让他感到你的善良。

两天后我俩又去了医院，一看老曲的脸色有血色了，人也精神了，腿往外流的血水少多了，我问他腿还那么痛吗？他说轻多了，但是大夫说需要再观察一天，如果体温不增高，就不用截肢了。我又提醒他：“你可要不断地念那九个字啊！”他笑着说：“你放心吧，我今后就念那九个字。”

两天以后我和儿子再去医院，医院大夫告诉我们说不用截肢了。我看到老曲腿上的引流瓶拿下去了，根本就没有发炎，进行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等我们再去医院，看见老曲坐起来了，满脸笑容，他跟我说，“腿长出薄皮了，真是神奇，神佛真的保佑我！”六天时间，一条没有肉的腿保住了，医生都说：“真是奇迹！”

回到工地以后，那些工长和民工都问我儿子：“老曲截肢了吧？”我说不但没截肢，现在都长出新肉了。他们感到惊讶。一名五十多岁的女工长说：我们当时都看见了，那条腿血肉模糊，肉都碾碎了，这么快就长肉了？不可能。我说：“老曲信神了，他做了三退，念法轮大法好，是神佛保佑他了。”女工长不信，又问我儿子是真的吗？我儿子说是真的，不用截肢了。

她立刻把她的儿子从工地叫来，告诉她儿子说：老曲的腿保住了，你快听听是怎么回事。她让我再给她儿子讲一遍老曲“三退”的事。我讲完后，她告诉她儿子说，“咱们全家都三退吧！”我问他们都加入过什么组织，又给他俩起了小名，帮助母子俩退出了他们各自加入的共产党和附属组织。女工长让她儿子往家打电话，找她儿媳和孙子，让他们也办“三退”。

我说“三退”必须本人同意，不能代替。她就在电话里告诉她孙子：快说同意退！并把电话拿到我的耳朵边让我听。她一再告诉我，可得给她们全家都退了，还告诉在场的民工：“你们也都‘三退’吧，老曲的腿能保住那不是有神仙保佑吗！”当时就有好几个民工做了三退。

一个月以后老曲出院了，整个腿都长出来新肉。为了不给我儿子添麻烦，他决定回家。儿子给他开了一年的工资，他很满意。

【庆祝 513】“她是真正修佛的”

文：安徽大法弟子 小净

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再也没有对生活的无望、厌倦和对人生的迷茫与恐惧，更没有了对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绝望。相反，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活着多么有意义！

多年来，我也用自己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善良和谦让，为他人送出一份份温暖和关怀，在这个被共产党摧残信仰、摧毁道德的社会中，做一个法轮大法真理的实践者。

购房遇到了“无赖”

几年前，我想购买一套二手房，在中介公司看中了一套房子，和房主谈妥价格后，我们双方在中介公司主持下签订了购房协议。在中介公司建议下我们在协议中签定不能违约，如果一方违约必须支付给另一方违约金一万元。协议签好后我们一起到房产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在房产局我和房主签订了正式购房合同，违约责任同样写进合同。所有材料都交给了房产局之后，我们就只需等待房产局十五个工作日后通知去拿过好户的房产证了。

万万没想到，到了第十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对方房主突然反悔，不愿卖这房子了，到房产局要求停止办理过户，房产

局通知中介已暂停办理了，让双方自己谈好。

我赶到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开始向我诉苦：那房主太不讲理，已经跑我们这里吵过多次了，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我们卖房子这么多年没遇过这样的事。听说房产局某科室主任是他家亲戚，不知从哪听说那一片楼房马上要开发了，所以想等着拆迁发大财呢，变卦不卖了。我们跟他夫妻讲了，根据合同违约要赔一万元钱，还有中介费三千元，让他们拿出一万三千元来。但他们要无赖死活不给钱，最后答应只给三千元赔偿金给你，我们的中介费却一分钱不给。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看着中介工作人员愤恨、激动神情，我心里对她生出了深深的同情：忙碌了一场，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受了一肚子气。我对她说：“他们不卖就算了，三千元赔偿金我也不要，给你们作中介费吧。”那工作人员和她旁边的同事一时愣住了，过了片刻，她说：“哎呀，你这人这么好，没见过。本来就觉的对不起你了，怎么好意思还要你的赔偿金呢？”我说：“你以此为生，辛苦了这么多天，应当得到报酬，而我房子不买也没关系，我不需要这钱。”她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地说：“你真是好人、真是好人啊，没有见过！”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一次我路过那个中介公司办公室，他们看到我非常热情的向门面里的其他同事介绍：“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没买到房子，把赔偿金给了我们的人。”于是我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能做到这样，因为我是法轮功弟子。我给他们详细讲了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的真相，善恶有报的天理，劝他们退出中共组织保平安。他们明白了真相，欣然同意退出入过的团、队。临走他们还叮嘱我经常去那坐坐，跟他们聊聊，他们喜欢听我讲。我为大法救度了他们而感动。

欠债要还

我是一个公务员，修炼前和其他常人一样，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随波逐流。那时我手上有点小权，自然也有人找我拉关系、走后门。按社会上的所谓“潜规则”，帮忙都是要请吃、送钱、送礼的。有一次，有人找我帮忙给他的老婆安排到某个比较好的企业工作，其实我并不认识那个企业的人，但我想可以通过别人再去找，于是我提出需要花钱请客送礼，那人经济条件并不好，是普通百姓人家，老婆当时还没有工作，他咬咬牙，给了我三千元钱。我虽然找了朋友帮忙，请他们吃饭，也给他们送了礼，大概花了近二千元钱（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可是事情最终却没有办成。我当时想：这社会上送了礼也办不成的事多着呢，也不能怪我。余下的钱我就作为辛苦费心安理得的留下了。

这件事转眼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了。去年的一天我有事外出，在家门口乘坐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我看那司机好像在哪见过，我就说：“看你有点面熟。”没想到他说：“你是在某某单位上班吧？”我说：“对呀，你怎么知道？”他说：“你还记得多年前我托人找你帮忙，给我老婆找个工作？我给你钱找人办，最后没办成。”我真是很吃惊：“哎呀，是你呀！”我的心里很震动：他记得这么清楚，说明当年给他造成的痛苦很大，现在遇见他是师父安排我还债的。于是我说：“真没想到遇见你，你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们那时很穷，没有什么钱，当然记得。”我说：“真是对不起，给你们造成了伤害，我找的人没有办成事，钱也花了，剩下的钱我也没有还给你，自己得了。你还记得当年你给我多少钱吗？我现在已不记得了。”他说：“三千块钱，这在当时对我家来说不算小数，我当然记得。”我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既然遇见你，这钱我要还给你，今天身上没带那么多钱，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下次我打电话约你。”

他一听我说要把钱还他，很意外，赶忙说：“哟，算了，

算了，哪还能让你还钱呢？”我坚持请他告诉我电话号码，他半信半疑，嘴里说：“还真给呀？算啰！”下车时我再次问他电话号码，他告诉了我。过了几天，我给他打了电话，约他的车外出，上车后，我把三千块钱给了他。他很感动，说没想到我真把钱给他，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所以回家都没有告诉老婆遇到我的事。这次回去告诉老婆，以后什么时候跟老婆一起买点东西来看我。我也借此告诉他我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功要求我做到“真、善、忍”，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劝他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他高高兴兴的退出了少先队，说看我现在的表现，就知道法轮功好。

无比感谢师父给我一个赔偿别人的机会，使他们多年的怨恨得解，痛苦平复。有缘人得到了救度，能够走入美好的未来。

“她是真正修佛的”

我现在居住的楼房是前几年购买的二手房，是敞开式的两栋楼。两栋楼之间平台相连，下面是临街的门面房，没有小区管理，只由社区居委管理日常垃圾清运。因为原住户大多数自己搬离而把房子出租，造成环境卫生较差。我搬来时曾经自己花钱请人把外部破损、肮脏的环境修整过，也因此得到住户们的尊重。有几户能接触到的邻居，也通过我得知了法轮功的真相，选择了“三退”。

对面那栋楼有一个单元因为租住户很多，而他们厨房连接的一根对外的排污管道年久失修经常堵塞。一次管道又堵塞了，那油污水从管子破损处哗哗的流到平台上，一个星期也没人过问。平台上的脏水流得到处都是，对面楼的人出入都无法下脚，甚至弄些砖块垫脚，也不见有人出来管一管。

我去找那栋楼中的住户之一了解情况。他说以前管子堵了都是他出面找人疏通，花一百元左右的疏通费。可是各家摊钱的时候，有的租住户却不给钱，他只好自己多出点钱。又出

力又出钱，他也不愿管了。现在这管子老化了，疏通不管用，必须换根新管子，这需要不少钱。”我听后对他说：“陈大哥，这钱我来出，我就是没有时间，我有管道疏通师傅的电话，我请他来换管子，您在家配合他一下，你看好不好？”他忙说：“哎呀，怎么能叫你出钱呢？你又不住在这里，不能叫你给钱，没这个道理。”我说：“我们两栋楼连着一个平台，都是邻居，环境卫生是大家的事，我出点钱，你出点力，为大家做件好事，大家住着也舒心。”他说：“跟你做邻居多好！你已经为大家做了不少事了，换管子的钱我找各家摊，收到了给你。”

我很快找来换管子的师傅，请他先估算一下需要多少钱，这位师傅得知情况后说：“你这样的人可难找啊！”我请这位师傅到家里喝杯茶，告诉他我是个法轮功弟子，修炼“真、善、忍”，法轮功弟子都是这样的。他了解了大法真相后，痛快的表态退出少先队。晚上我到了邻居陈大哥家，告诉他事情已经谈好，费用六百元左右。他坚持要我只付五百元，说剩下的钱由他出。我交给他五百元，具体的事就由他办理了。在他家，我给他和他妻子讲了法轮功的真相，退出了团、队。他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个劲的谢谢我。

换管子时，他就对进出的邻居介绍是我给的钱，说我人真好，跟别人都不一样，是真正修佛的。

我修炼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我都是很自然的就这样做了。我的心里很高兴，因为我没有给大法抹黑，通过这些事情与我结缘的人认同了大法好，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大法的救度。作为一个法轮大法弟子，这是自然就能达到的境界，每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在利益面前都会这样对待。